生活热情

陋室里那缕书香

□常永坤

人生之路有书籍相伴，就会最大限度地避免庸俗，找回那渐行渐远的飘逸，不断开启美好的旅程。在书香萦绕中，读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忆冬雪春雨、夏花秋黄，无不让人怡然自得。

前些天在家整理书橱，又翻腾一遍不知倒腾了多少遍的满架图书。有几本残损得厉害，在一堆现代装潢的书籍里格外显眼。其中一本叫作《简明中国通史》，作者吕振羽。那是建国初父亲买来学习的，上面还有他随手写的钢笔字。我小时候经常翻来翻去，好多历史词汇都是在这本书里先认识的，纪年断代的概念也是从它那里最先接触的。

我父母和我的祖辈都是农民。农民家庭在20世纪50年代很少有藏书，有个扫盲的识字本就不错了。但我家除了这些书以外，还有十几本刊行年代不详的线装“话本”，繁体印刷，竖版界行，开本厚薄如连环画，阅读携带都很方便。书名已经记不起来了，内容不外侠义忠孝等说唱故事，语言文白相间，开篇结尾穿插古典诗词，慢慢读来，兴趣盎然。我小学略微认识了一些字的时候，就偷偷地翻出这些我从未见过的书来看。虽连猜带蒙，似懂非懂，却让我认识了课本之外所不曾见过的世界。

在无书可读的年代，读书是件非常奢侈的事情。家里没有书读，我也不知该去哪里借，偶尔碰上个机会，自然喜之不胜。外祖父喜欢中医，家里有几箱古代医书、古文史书和康熙字典，我只要到姥娘家，一定会去翻翻。虽然看不懂，却也多少了解些之乎者也。“文革”中破“四旧”，古旧书籍难逃厄运。外祖父和舅舅担心这些旧书惹出麻烦，就做饭时一本一本地填到炉膛，当柴火给烧了。那些书没了，可它让我知道在厚厚的书本里，有着那么多知识等待人们发掘。

在乡下的姑表哥大我十岁，我去姑家时，二十多岁的他神神秘秘地取出个包，掏出一本书，说让我见识见识。那是本老版的《红楼梦》，虽有些破旧却基本没有缺损。这是大表哥老辈上传下来的。“文革”开始后，他舍不得烧，却又不敢留，就用一大块油布包好，埋到自家墙根下。他给我看的时候，时刻提防外人进来，也不敢让我带走。每次去他家，只让我看几章就赶紧收回。在“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年月，那本读得断断续续的《红楼梦》，让我领略到人世间还有如此细腻的感情在。

我中学阶段赶上“文革”，学生以学工学农学军为主。县城里的几所中学，连校名都改成了“五七中学”，有的还挂上了某某工厂五七中学的牌子，以示工人阶级领导学校或学校接受工人阶级领导。国家出版的教材实际上已被取消，各个学校自行油印政治意味甚浓的单页发给学生。我们的中学老师在那些政治学习的内容之外，还钢板手刻、油墨印刷了一些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的简易教材。刻得不清晰或印刷不完整的地方，上课时，老师再一一补正。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压力下，这些老师的确有些冒险。但对我们这些求知的学生来说，却是他们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予我们获取知识的最大可能。我们也因此成为难得的获益者，在无书可读的年代，读上了不能算书的书。

后来情况渐渐好转，书店里也有了可读的书，虽说品种甚少，却让爱书之人趋之若鹜。只是生活困难时期决定购买一本书需要衡量的条件，首要的并非书籍本身，而是经济状况。我家那时属于农业户，粮食都不够吃的，更别说有闲钱去买书。每每看到心仪的书本、读到优美的诗句，虽有心慕手追的感觉却也只能无奈放弃。再后来，我工作有了收入，买书成了一大爱好，空余时总会去书店逛逛。钱少买不起的时候，或没有中意的书的时候，我会去县文化馆。通过原先认识的人，从文化馆管理的图书室、后来独立为县图书馆那里借几本书来看。这样也结识了县文化馆里那几位名气很大的文化人，让我于读书中又读到了一些人。

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人们的收入增长了，我用于买书的钱也多了起来。跨过了无书可买、无书可读的年代，进入有钱买书、有书可读的好时光，再也没有了在书店里徘徊却囊中羞涩的窘况。我挑选新书全凭喜好，与工作有关的、和兴趣相连的、内容和表达别具一格的，都会让我心动。有时看似平常的一本书，翻阅浏览时，往往里面只有那么几句有价值的话、只有几段能打动自己的情节，我也会掏钱去买。好的书无关厚薄，更与装潢无涉，哪怕只是一鳞半爪，对人生的滋养亦如千金一瓠。人一辈子说了那么多的话，写了那么多的字，可真正值得别人永志心头、拳拳在念的能有几何？一本书能给人一点收获，也是这本书最大的价值。

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让我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多，好友写书赠书的也越来越多，这让我的藏书越来越丰富。几十年来，我住过的宿舍不论大小，总会单独拿出一个房间或辟出一个空间存放图书。每逢搬家的时候，这些攒了几十年的书籍，我都会精心整理，一本不落地带到新家。尤其是那些跟我时间长的、签着友人姓名的、做过标记写过心得的书，我基本上家到哪搬到哪。休闲时翻阅曾经看了又看的书，好似在追忆自己生活的足迹。空余时打开朋友的各类赠书，又好像在与好友隔空交谈。只可惜那些带着时代印记的油印教材、记录我早年学习提高的笔记本不知所终。我中学时曾从一位要好的同学家里借了本厚厚的《纲鉴》，里面记载了上自盘古、下讫元明的治乱兴废史，爱不释手却又想尽快归还，就把看得懂的章节抄录下来。每天都抄到很晚，足足抄了一大本。现在，那个笔记本早就不见了，但借给我书读的同学却让我念念不忘。

年轻时读书，读的是知识，是思想，是阅历。书籍如谆谆长者，人生有长者的指引，便会如朱熹所言“艨艟巨舰”之得“江边春水”，保持永远的朝气和激情。年老时读书，读的是心情，是境界，是超然。书籍像人生导师，毫无功利的心性涵养，可以让思想更加成熟而不至朽迈，让有限的人生始终张扬着青春的活力。过去上班时，巴望着从忙乱的生活和浮躁的心境中找寻一个安静的角落，去静静地读本书，体味“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幽雅，却往往难以实现。退休后，没有时间相迫，了无俗事萦怀，也不需“为赋新词强说愁”，喜欢什么就读什么，高兴读多长时间就读多长时间，去悠闲地享受过去不敢想象的奢侈。眼前的书读完了，还可以网上搜索阅读电子书。那可是个浩瀚的书的海洋，一头扎进去，绝对让你乐而忘返。退休后的慢生活，有书籍相伴便觉过得飞快，氤氲书香也使得斗室书房温馨惬意，成为梦想与快乐的不竭源泉。

在三年抗击新冠疫情居家防护期间，每天读书成了我排遣寂寞的最佳方式。不出门也不去给社会添乱，静下心来读过去没空读的书，不仅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也让原本凌乱的心情得以抚平，让一度浮躁的心态趋于宁静。有时候读到痴迷处，竟会忘掉一切。这使我相信梁漱溟在日本鬼子的炮弹轰然炸开时，仍静坐院落中继续读书之事所载不虚。养心莫如静心，静心莫如读书。在社会现代化与世俗化并行、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共进、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冲突此起彼伏的过程中，能沉下心来读本书，那是极为难得的。

陋室里那缕卷墨书香，也将儿子熏染得格外爱书。每有闲暇，他也总是爱逛书店，每年花在买书上的钱都不在少数。因为家里实在放不下，他几次将一些看过的没有污损的图书整理好，捐献给单位图书馆。儿子的行为也影响了孙子，在儿子有一年暑假带队去西藏支教时，孙子也挑出几十本崭新的少儿读物，委托他爸爸带到拉萨市林周县，捐赠给卡东希望小学。孙子那时正上小学，读书是他的本分，帮助边疆儿童读书，那是他在读一本大的社会书。而在书与非书之间阅读，更能得到充沛的力量。

人生之路有书籍相伴，就会最大限度地避免庸俗，找回那渐行渐远的飘逸，不断开启美好的旅程。在书香萦绕中，读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忆冬雪春雨、夏花秋黄，无不让人怡然自得。明代于谦赞美读书之趣曰：“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活水源流随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金鞍玉勒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我今如是。

生活况味

水墨蝌蚪

□钱续坤

曾经写过一篇名为《蛙鼓盈耳》的散文，其中提到了齐白石的国画《十里蛙声出山泉》，当时觉得甚是诧异：蛙声怎么能够在画面上生动地体现呢？大师毕竟是高手，他故意借用青蛙初生时的蝌蚪形态，以浓墨在汩汩流淌的清泉中加以点缀，同时呈现出顺势而下的流动之美，这样就使得黑白相对的整幅画面暗喻着：在画外一个不知名的地方，的确存在着一个蛙的世界。此真乃没有蛙声胜过蛙声！

其实对于蝌蚪的仔细观察，我们早在懵懂的童年就已经开始了。在江南水乡，青蛙永远都是农民欢迎的“贵客”，因此父母亲从来不允许我们去有意伤害那黝黑的精灵。可是顽皮和好奇始终是孩子的天性，初春时节，小伙伴们便三五成群，或在池塘边，或在沟渠中，手拿着竹棍，去逗惹那一群群摆着小尾巴来回游动的蝌蚪。蝌蚪呢，一般也会顺着竹棍在水中划过的方向，散了又聚，来了又回，并且不时地变换着各种各样的形态；而正是在这种形态的变换与叠加中，我们的童心获得了快感，我们的好奇得到了满足。

事实上，我们那时并不知道自己也是一名出色的“画家”，那清澈的水面就是洁白的宣纸，那手中的竹棍就是舞动的羊毫，那游动的蝌蚪就是我们满意的作品，并且画笔永远随着脑中一闪而过的思想而动，永远不知下一笔将画向哪里……

及至上学年龄，最为头疼的事情便是练字。那时乡村没有正规的语文老师，半路出家的先生不会教拼音字母，却对习字要求十分严格，我们每天必须在劣质的草纸上书写汉字一百个以上，开头的几十个大家一般都会认真对待，可是屁股坐久了会发疼的，结果往往是字迹越到最后越潦草。

先生认真地检查之后，不无调侃地笑骂：“仔细看看，这些字怎么越看越像蝌蚪，你们是不是玩蝌蚪玩多了！”也许先生并不清楚，这“蝌蚪文”还果真是一种文体：古人没有笔墨，于是就用竹签点漆在竹筒上写字，称为“书契文”，亦叫“竹简书”；因竹硬漆腻，书写不流利，写出的字头粗尾细，像蝌蚪之形，故叫“蝌蚪书”或“蝌蚪文”。据说汉武帝时，人们在孔子旧宅中发现的《尚书》《春秋》《论语》等，都是用蝌蚪文书写的；西晋书法家卫恒甚至作《字势》一篇，用华美的语言描述了蝌蚪文的字形之美，将大自然的大千万象都用于对这种美的比附之中。

蜗居小城，现在很少有机会接触池塘、亲近溪流，不过这并不妨碍我欣赏蝌蚪的憨态和灵动，因为家中保留有一盘《小蝌蚪找妈妈》的CD，有事没事我总喜欢和儿子一起盯着电脑痴痴地看，忘情地赏。这是我国首部水墨动画片，其取材于齐白石的鱼虾形态，片子从一开始便吸引眼球：在一阵悠扬悦耳的古琴声中，一幅淡雅的国画画册徐徐打开，紧接着，绿意幽幽的小池塘画面渐渐推至屏幕中央，画面中黑逗号似的小蝌蚪慢慢游来，并伴有柔和的画外音传出：“青蛙妈妈爱它们，就像妈妈爱我们”……茅盾先生看过这部动画片后，竟然激动地赋诗一首：“白石世所珍，俊逸复清新。何期影坛彦，创造惊鬼神。名画真能动，潜翔栩如生。柳叶乱飘雨，芙蕖发幽香。画意与诗情，三美此全具。”法国《世界报》也高度赞扬了这部水墨动画片：“中国水墨画，画的景色柔和，笔调细致，以及表示忧虑、犹豫和快乐的动作，使这部影片产生了魅力和诗意。”

侄女是学过两年画画的，每次看完这部动画片她都情有所动，命我赶快铺纸研墨，她也想笔下生辉。这于我自然是万分欣喜的事情，不过在她洋洋洒洒挥毫之时，我也不忘为她送上一首纯真的儿歌：“小蝌蚪，细尾巴，身子黑，脑袋大，水里生，水里长，长着长着就变啦！多了四条腿，少了小尾巴，脱下黑衣裳，换上绿裤褂。咦！变成一只小青蛙……”

我们那时并不知道自己也是一名出色的『画家』，的羊毫，那游动的蝌蚪就是我们满意的作品。那清澈的水面就是洁白的宣纸，那手中的竹棍就是舞动

心放飞，在那拉提草原

□单洁

弯弯曲曲的溪流
穿过绿色的大草甸
成群结队的牛羊
悠闲地徜徉在草场上
傲视苍穹的雄鹰
肆意地翱翔在天际
天山融化的雪水
在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
究竟是怎样的邂逅
才滋润了这一眼万千的郁郁葱葱
我在这美得不似人间的诗和远方中
沉醉不知归路
哦，天山脚下，那拉提
空中草原！

天蓝得至死不渝
近在咫尺，仿佛伸手就能摸到
又远在天边，怎么走也走不到最后
云白得洁净无瑕
聚了又散，散了又聚
人生离合，亦复如斯
风吹得随心所欲
一定将心放任在天地之间了
如此自由，让人羡慕……

岁月流转
很多过往都会消失在故事里
但总有一些东西，是一成不变的
比如
人对自由的灵魂，对美好的纯粹
那份向往……

假如有一天
你看倦了世情，厌弃了输赢
那就来那拉提
听毡房外的驼铃声声
看天山上的皑皑白雪
和人间草木相知如镜

这里辽阔无边，没有波澜
这里时光清浅，洗去铅华
从此
红尘做伴，活得潇潇洒洒
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
从此
荣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看天边云卷云舒

哦，心放飞，在那拉提草原……

山峦春色 张成林 摄

凡人一叶

春日随想

□马润涛

人只知道感恩于人，那么是否也该感恩大自然并敬畏它呢？要知道这些野菜和树叶，都曾充盈过我们瘠薄的胃囊，并给我们以生命的力量和生活的勇气。

“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城里人对春天的发现，最直观的就是看路边街边的草儿发芽了没有，看小区花园里的腊梅花、迎春花开了没有。而乡下人对春的认知是，看河岸边的杨柳枝条泛绿了没有？看麦田里的麦苗返青了没有？还有，这时的响水河已瘦身成一条裙带，河岸边的冰凌已经融化，水流已变得欢快起来。

春暖农事忙。对乡亲们来说，春天是不留白的。春争日，夏争时，满地里都是农活的乡亲，他们哪里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农谚云：“过了惊蛰节，春耕不能歇”“谷雨前后，种瓜种豆”。可见从惊蛰到谷雨这段时间在农村是最忙的，有一首古诗说：“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这虽是古人笔下描绘的春天农家生活景象，又何尝不是我童年乡村生活的缩影？春种一粒粟，秋收万担粮。春天是够忙的，它既让人们充满了希望、念想和憧憬，又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希冀和期待。

春风不解离人愁，游子难了思乡情。今年惊蛰我回了一趟故乡，要搁在改革开放前，正是耕牛遍地走的时候。而今不同了，故乡的耕地全栽了桃树，田野里再也没有耕牛的踪迹。那天回村看望老叔，正赶上叔弟拿着剪刀准备出门，他说正准备到山上桃园修剪桃树。

那天我从叔家出来，望着叔弟远去的背影，我忽然想起自己早年在生产队劳动的情形。那时候我虽少不更事，懵懂无知，可已经能拿半劳力的工分了，因而，凡不上学的时候，我就在生产队充当半劳力。如，春耕前往山坡上挑粪，给梨树喷药时挑水，浇麦时看水垄沟，栽地瓜时刨坑、撒秧子等等。男孩不养十年闲，再说了哪有闲饭养闲人的。可叔弟已经不是少年，春阳下满头的白发格外醒目。

去冬今春雪雨少，桃树应该旱坏了吧？不过也不用发愁，自从山脚下打了机井、安装了电水泵之后，输水管道一直通到半山腰，凡是有桃树的地方都能浇上水。今年春分后两天，老伴带着几位一块晨练的老姐妹回老家看桃花，回来后就告诉我说，要不是河边这眼机井，山上的桃树还不知道旱成什么样呢！现在好了，天旱不旱都一样，今年的桃花比去年开得还多，双休日来观赏桃花的人络绎不绝，公路边小轿车停了很长一溜。

早年在故乡参加劳动，用肩膀的时候居多。我们小队的田地和果园多半在响水河南面的山坡上，开春往山坡的地里挑粪，是我最早学着用肩膀干活。一条小扁担，两个小筐头，一副嫩肩膀，但即便只装大半筐头子土肥，肩膀还常常被压得红肿，不过时间一长就适应了，而且慢慢能把筐头子装满。不过与壮劳力比还是有不小的差距，因为他们挑的筐不仅比我挑的大，而且还装得满。

不过现在好了，乡亲们早已告别了肩挑肩抬肩扛的劳作方式，全村铺设了多条通往山坡的水泥路，即使是雨天和汛期，上山下坡干活也不用踏泥了。各家至少有一辆农用三轮车，不论是春天往田里运送肥料，还是秋天从地里往家里运庄稼，电动三轮车一开立马送到。

春雨贵如油。春雨如线如缕，点滴入地，润物无声。“一场春雨一场暖”，气温上升了，这时候小麦生长得飞快，一夜甚至就能拔一节。麦到清明垄三节，这时土地肥沃且能浇上水的地块，麦子何止长到三节，长到四节、五节的都有。小麦长到清明，丰收与否，已能看出端倪，因而，乡亲们这时心里已经有了底。我们小队有一个老庄稼把式，人们背后都称他“怪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每年到小麦拔节的时候，隔天他就会跑到村西桥子地去听小麦的拔节声。他对人们说，小麦拔节的声音比任何曲儿都好听，听了回家睡觉才踏实。

春天也是留给人们舌尖记忆最多的季节，小时候仅我吃过的花儿和树叶儿就有十多种，如杨花、榆钱子、洋槐花、洋槐叶、柳芽、枸杞芽、梨叶、杏叶、杨叶等。在我的印象里，除了苦楝叶，柳叶、梧桐叶和臭椿叶等少数几种树叶不能吃外，其他绝大多数树叶都能吃。有时我想，我对人生的最初认知应该是从吃树叶和野菜开始的吧，是它使我知道了生活的艰辛与不易，并慢慢变得成熟和坚强起来。有时候我还想，人只知道感恩于人，那么是否也该感恩大自然并敬畏它呢？要知道这些野菜和树叶，都曾充盈过我们瘠薄的胃囊，并给我们以生命的力量和生活的勇气，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呀！

杨园·文学